

讀

醫

隨

筆

讀醫隨筆自序

讀醫隨筆者學海之所以備遺忘也意在溫故以求新實無新意之可采徒以同志傳誦一二遠方君子多來索觀且促付梓不能拂其請也而應之迹近於自炫矣夫學海之治醫也先治脈次治藥脈有脈義簡摩診家直訣之刻藥以親嘗未徧不敢臆說久未成書若夫病證眾矣治法繁矣雖古之名醫猶不能以一身盡歷天下之病變也何況小子敢以管蠡之見妄事窺測乎僅於讀書臨診之際隨所見而記之缺略瑣碎固不足爲成書亦復凌躐拉雜未有體例粗爲分類以付手民其中陳陳相因者蹇澹未暢者繁沓不檢者前後重複異

同互見者觸目皆是識淺筆孱貽譏大雅知不免矣昔
之人或廣蒐舊說輯爲宏編或澄鍊精思約爲枕秘以
此方彼不亦蔑乎雖然竊有說焉宋人懷燕石而自以
爲寶也一旦出示於人乃悟其非寶矣朱奉議作傷寒
百問早刊行世得某友指摘之遂改著活人書而傳矣
學海深羨宋人之善悟而將勉爲奉議之能改也然則
是刻也非自炫也亦非非自炫也光緒戊戌暮春皖南
建德周學海澂之甫書於邵伯埭舟中

讀醫隨筆卷一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證治總論

氣血精神論

升降出入論

承制生化論

虛實補瀉論

讀醫隨筆卷一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證治總論

氣血精神論

醫者道之流也。道家以精氣神謂之三寶。不言血者。賅於精也。是故氣有三。曰宗氣也。榮氣也。衛氣也。精有四。曰精也。血也。津也。液也。神有五。曰神也。魂也。魄也。意與智也。志也。是五藏所藏也。凡此十二者。爲之大綱。而其變則通於天地萬物。而不可以數紀。內經邪客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

注之於脈化而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閒而不休者也。五味曰穀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呼則出吸則入營衛生會曰穀入於胃以傳與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息陰陽相貫如環無端營出中焦衛出下焦中焦受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

如瀆刺節真邪曰。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決氣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穀人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曲。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五癰津液別曰。水穀入口。輸於腸胃。其味有五。各注其海。其液別爲五。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天寒衣薄。腠理閉。氣溼不行。水下溜於膀胱。則爲溺。與氣悲哀。氣并則

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本神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
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
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并精出入謂之魄所
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有所存謂之志因
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
之智天年曰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
魂魄畢具乃成爲人本藏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
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
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
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
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復陰陽筋骨勁強關

節清利矣。衛氣利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恚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者。無智愚賢不肖不能相倚也。偉哉論也。美矣備矣。其合之於五藏則有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五行之氣之不同也。有肝淚心汗脾涎肺涕腎唾五液之精之各足也。有肝魂心神脾意肺魄腎志五蘊之神之至靈也。其爲變也。氣之亂則爲五脹。出靈樞爲癩厥。精之亂則爲五水。爲淋濁。血之亂則爲癰疽。爲積聚。爲軌衄。

爲咯泄。神之亂也。精氣虛而相并。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於脾則畏。并於腎則恐。紛紜糾錯。蓋有不可以數計而口辨者。而茲乃括之以三氣四精五神者。何也。道其常而已矣。其常柰何。氣者無形而有機者也。以其機之所動有三焦之分出也。精者有形者也。有形則有質。以其質之所別有四等之不同也。神者無形無機而有用者也。以其用之所成。故推見五性之大本也。衛氣者本於命門。達於三焦。以溫肌肉筋骨皮膚。慄悍滑疾。而無所束者也。營氣者出於脾胃。以濡筋骨肌肉皮膚。充滿推移於血脈之中。而不動者也。宗氣者營衛之所合也。出於肺。積於氣海。行於氣脈之中。動

而以息往來者是故衛氣者熱氣也凡肌肉之所以能溫水穀之所以能化者衛氣之功用也虛則病寒實則病熱營氣者溼氣也凡經隧之所以滑利髮膚之所以充潤者營氣之功用也虛則發揭槁濇實則淖澤腫光浮於外衛氣失常曰營氣沛然者病在血脈宗氣者動氣也凡呼吸言語聲音以及肢體運動筋力強弱者宗氣之功用也虛則短促少氣實則喘喝脹滿凡人之身衛氣不到則冷榮氣不到則枯宗氣不到則痿痺而不用此三者內經謂之肉苛謂其枯槁縮瑟而光采不發也故衛氣有寒熱病營氣有溼病燥病宗氣有鬱結病有勞倦病三氣互爲體用有兩得而無兩離者也秦景明曰氣猶火

也。水穀猶薪也。火大則能化薪。薪多則益能生火。此先天後天還相爲質者也。故熱氣蒸則溼氣生。溼熱盛則動氣疾。而熱亢則孔竅生烟。溼勝則水精不布。世謂補火卽是補氣。又謂降氣卽是降火。是止言衛氣而已。柯韻伯曰。水穀之精氣行於脈中者爲營氣。其悍氣行於脈外者爲衛氣。大氣之積於胸中而司呼吸者爲宗氣。是分後天運用之元氣而爲三也。又外應皮毛協營衛而主一身之表者。爲太陽膀胱之氣。內通五藏司治節而主一身之裏者。爲太陰肺金之氣。通行內外應腠理而主一身之半表半裏者。爲少陽三焦之氣。是分先天運行之元氣而爲三也。是有六氣矣。謬立名義顯悖經

旨。試思所謂先天三氣。何嘗越於衛出下焦之外耶。後世言氣者。遺宗氣而言衛出上焦。其說始於華佗中藏經。蓋誤會難經心營肺衛之義也。難經言心營肺衛者。氣行之機。非氣出之本也。是故三氣者各有其本。各行其道。而不可相干。失常則變矣。壽夭剛柔曰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血上下行。衛之生病也。氣痛時來時去。怫愾賁響。風寒客於腸胃之中。寒痹之爲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平人氣象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膈絡肺。出左乳下。其動應脈。宗氣也。其動應衣。宗氣泄也。此三氣之自散也。五亂曰。氣亂於心。則煩心密默。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爲霍

亂。亂於脛臂。則爲四厥。亂於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病能曰。有病怒狂者。病名曰陽厥。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何以知之。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癲狂曰厥逆。爲病也。足暴清。胸若將裂。腸若將以刀切之。著至教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并至如風雨。上爲巔疾。下爲漏澀。口問曰。人之自齧舌者。此厥逆上走。脈氣輩至也。少陰氣至則齧舌。少陽氣至則齧頰。陽明氣至則齧脣矣。調經曰。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氣亂於衛。血逆於經。血氣離居。一實一虛。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炅中。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惋。善怒。血并於下。氣并

於上。亂而善忘。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血氣相失。故爲虛焉。血與氣并。故爲實焉。此數病者。是三氣之併而相亂也。調經曰。陽虛生外寒者。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陰虛。生內熱者。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熏胸中。故內熱。言勞倦傷氣。不能鼓動穀氣。精微達于周身。熏積于胸中也。此隔病之所起也。生陽盛。生外熱者。上氣通。天曰陽畜積。則當隔。隔者當寫。陽盛。生外熱者。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陰盛。生內寒者。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不寫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

其脈盛大以澹。故中寒生氣通天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此三氣之虛實相勝，所謂陰虛陽往，營竭衛降，卽其事也。精之以精血津液列爲四者，何也？本神曰：五藏主藏精者也。故統謂之精。夫血者，水穀之精微，得命門真火蒸化以生長肌肉皮毛者也。凡人身筋骨肌肉皮膚毛髮有形者，皆血類也。精者，血之精微所成，生氣之所依也。生氣者，衛氣之根，卽命門真火是也。精竭則生氣絕矣。髓與腦皆精之類也。津亦水穀所化，其濁者爲血清者爲津，以潤藏府肌肉脈絡，使氣血得以周行通利而不滯者，此也。凡氣血中不可無此，無此則槁澀不行矣。發

於外者。淚。唾。汗。皆其類也。小便。其糟粕也。液者。淖。而極厚。不與氣同奔逸者也。亦水穀所化。藏於骨節筋會之間。以利屈伸者。其外出於孔竅。曰涕。曰涎。皆其類也。四者各有功用。而體亦不同。血之質最重。濁。津之質最輕。清。而液者。清而晶瑩。厚而凝結。是重而不濁者也。精者。合血與津液之精華。極清。極厚。而又極靈。者。也是神之宅也。西醫謂精中有三物。一曰蟲。能蠕動者。男女交媾。卽此蟲與女精合而成形也。一曰珠。極細。極明。而中空。精平方一寸。約有珠五百顆。一曰白汁。極明。而淖。珠與蟲皆藏汁中。汁與珠二者。其於交媾結形。不知何用也。西醫徒恃窺測。而不能明理。雖曰徵實。然未免滯於象。

矣。四者之在人身也。血爲最多。精爲最重。而津之用爲最大也。內之藏府。筋骨外之皮膚毫毛。卽夫精也。血也。液也。莫不賴津以濡之。乃能各成其體。而不散。津枯則精血可粉。毛髮可折。故決氣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脈空虛。經脈別論曰。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此非汗出於藏也。各因其藏氣之動。鼓津以外出也。營衛生會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夫汗卽津也。其與血非一物也。而有無相應者。氣相應也。故三

氣爲陽而營爲陽之陰。以氣與津併也。四精爲陰而津

爲陰之陽。以津隨氣行也。生氣通天曰。陽氣者。煩勞則

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

以聽。潰潰乎若壞都。都。隄防也。高。上宗曰國都。汨汨乎不可以止。精

絕者。津耗也。葉香巖溫熱論。謂養陰不在補血而在生

津。王孟英釋之曰。此增水行舟之法也。有味乎其言之

也。五神者。血氣之性也。喜怒思憂恐。本於天命。人而無

此。謂之大癡。其性死矣。然而神之病。其變不可測。而又

最不易治。則其本末不可不知也。大抵神之充也。欲其

調。神之調也。欲其靜。痺論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

亡。生氣通天曰。陽氣者。靜則養神。柔則養筋。柔者動而和也。又

曰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形氣乖離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有

傷於筋縱其若不容陰陽應象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喜怒無度生乃不固故四氣調神篇大義所惡者逆而所以奉生奉長奉收奉藏者必賴乎豫也故陰陽應象曰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此五性之相制也舉痛曰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此五性之病機也本神曰肝藏血血舍魂虛則恐實則怒脾藏營營舍意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涇洩不利心藏脈脈舍神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虛則鼻塞

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虛則厥
實則脹此五性之病之虛實也脾肺腎三藏不言神病
者已具肝心二藏之病之中可推而知也又曰心慌惕
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胭脫肉毛悴色天死
於冬脾憂愁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惋亂四支不舉毛悴
色天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不
精則不敢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脅骨不舉毛悴色天
死於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
皮革焦毛悴色天死於夏腎盛怒不止則傷志志傷則
善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天死於長
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故

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而死矣。此五性之病因。病形與其死期也。經曰：死於秋。死於冬。則治之不當。用秋冬之劑。可知矣。經曰：死於春。死於夏。則治之不得。用春夏之劑。可知矣。秋冬之劑者。寒燥斂降之劑也。春夏之劑者。溫熱升散之劑也。此治法之可以對觀而得也。邪氣藏府病形曰：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脅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經脈別論曰：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

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病也。此又外之不節。以傷其內。孟子所謂蹶者。趨者是氣。而反動其心者也。凡察病機。惟鬼來克身。與子來泄氣。二者其勢最重。華佗曰。如心病入肝。是亦難治。子不合。乘母之逆也。所謂思慮傷心。盛怒傷腎。是也。又神病多徵於夢。靈樞淫邪發夢篇。是其義也。天氣者。精之御也。精者。神之宅也。神者。氣與精之華也。各生於五藏。而五藏之中。又各有所主。是故氣之主。主於命門。精之主。主於腎。神之主。主於心。而復從於膽。難經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繫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

腎閒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又曰。臍下腎閒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又曰。命門者。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此所謂氣主於命門者也。上古天真曰。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六節藏象曰。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此所謂精主於腎者也。靈蘭秘典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

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臚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

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補遺云。脾者諫議之官。智周出焉。

大腸者傳

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

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

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

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

塞而不通。形乃大傷。經脈別論曰。太陰藏搏者。用心省

真。五脈氣少。胃氣不平。謂過用其心。傷其真氣。致五藏

脈氣俱少也。脈經曰。思慮傷心。其脈弦是也。此所謂神

主於心者也。奇病曰。口苦者。病名曰膽瘴。夫肝者中之

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

氣上溢而口爲之苦矣。六節藏象曰：凡十一藏皆取決於膽也。仲景謂心氣虛則魂魄妄行，華佗謂膽實熱則精神不守。此所謂復從於膽者也。心膽神之主，腦又神之會也。故凡有思憶則目又嘗論之。氣之三也，精之四也，神之五也。此十二者，尤必以營衛爲之。辛營衛之生也，各具其體而不可相離也。各成其用而不可相勝也。各行其道而不可相干也。趙晴初曰：津雖陰類而猶未離乎陽氣者也。內經謂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霧露所溉，萬物皆潤，豈非氣中有津乎？驗之口中呵氣水愈徵氣津之不相離矣。氣若離乎津，則陽偏勝，卽氣有餘便是火，是也。熊三拔泰西水法云：凡諸藥係草木果蔬穀菜諸部。

其有水性者皆用新鮮物料依法蒸餾得水名之爲露。以之爲藥勝諸乾質諸露皆是精華不待胃化脾傳已成微妙且蒸餾所得既於諸物體中最爲上分復得初力則氣厚勢大。夫蒸露以氣上蒸而得雖屬水類而隨氣流行體極清輕以治氣津枯耗其功能有非他藥所能及。所謂氣津枯耗者傷陰化燥清竅乾瀆內經謂九竅者水注之氣乾瀆者病人自覺火氣從口鼻出是津離乎氣而氣獨上注者也。所謂其體不可相離者此也。柯韻伯謂氣上騰便是水此語最足玩味。蓋陰氣凝結津液不得上升以致枯燥治宜溫熱助陽俾陰精上交陽位如釜底加薪釜中之水氣上騰其潤澤有立至者。

仲景以八味丸治消渴。卽此義也。但枯燥有由於陰竭者。必須大劑濡養。如救焚然。故同一枯燥而有陰凝陰竭之分。二證霄壤。至宜細審。不可誤也。所謂其用不可相勝者。此也。微火緩烘。卽令物燥而盛火急炙。轉令物潤。故陰凝而見燥化者。當加大熱品於清潤之中。則力能蒸騰。其氣以開結而回陽。若但取小溫小潤。謬謂和平。而不知真陰轉暗。爲所傷矣。病勢日進。遂謂病不受溫。改用清涼。致人於死。可歎也。趙疇初謂病重藥輕。亦能增病。卽此類也。此又始於相勝。成於相平者也。氣行之亂也。大率衛強營弱。營爲衛擾。而不得甯。而衛之爲榮所滯者。則惟水腫一端而已。衛氣之竄入營道也。亂

之於在表肌腠之隙則令人汗出而不可止所謂衛氣

不其營氣和諧也

風鼓其衛不能自固津隨氣行而亦外越

以桂枝湯復發

其汗則愈不得援有汗禁汗之常例矣亂於在裏血絡

之隙則令人血涌傾盪盈盤而不可禦

或寒束其脈血無所容或痰壅

其脈血不能行或火鼓其氣血爲之奔逸而外溢下文

泄脾肝是治火盛若痰壅則宜兼溫疏若寒束更重用

溫散矣世醫概用清降以致成勞而死丙經示從客

曰脈急者血泄血無所行也此理甚明恨無知者葉

香巖治涌血必先泄肺者是急泄衛氣也然不如泄肝

爲尤切二者皆氣在於隙故皆有所泄也若氣亂於大

經之中其機向外而無所泄也則壅盛於四肢而踰垣

上屋之事見矣所謂巨陽少陽其動大疾病爲怒狂也

其機向內而無所泄也則壅塞於藏府而昏厥顛仆之

事見矣。更有氣併於氣之細絡而脹悶不堪。致生自醫。自刃之變者。又有氣滯於血之細絡而怫鬱不解。致成爲痒爲疹之災者。至於營竭道澇而衛氣內伐。則不瞑營盛膚溼而衛氣久留。則多臥。內經謂胃不和則臥不安。中藏經謂膽熱則多睡。屬冷。則無眠。溫病逆傳。心包則神昏譫妄。此津傷而神機不利。清氣不生也。經曰。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神藉津以養也。是又因氣之盈虧而神爲之累矣。盈虧雖殊。總由於推行不利而已矣。此氣之失其道而相干者也。

升降出入論

六微旨論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

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器散則分之生息矣。王氏釋之曰：凡竅橫者皆有出入去來之氣，竅豎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往復於中，卽如壁窗戶牖，兩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西醫謂人居室中不可爲往來之氣所衝擊，不能支卽頭空痛矣。又如陽升則井寒，陰升則水煖，以物投井及葉墜空中，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漑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漑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可謂發揮盡致矣。劉河間曰：皮膚之汗孔者，謂泄汗之孔竅也，一名氣門，謂泄氣之門戶也，一名腠理，謂氣液之隧道紋理也，一名鬼門，謂幽冥之門也，一名玄府，謂玄微之府也。然玄

府者無物不有。人之藏府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
於萬物悉皆有之。乃出入升降道路門戶也。經曰。升降
出入無器不有。故知人之眼耳鼻舌身意識能爲用
者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閉塞則不能用也。故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聞香舌不知味筋痿骨痹爪
退齒腐毛髮墮落皮膚不仁腸胃不能滲泄者悉由熱
氣怫鬱玄府閉塞而致津液血脈榮衛清濁之氣不能
升降出入故也。各隨怫鬱微甚而爲病之大小焉。李東
垣曰。聖人治病必本同時升降浮沈之理。權變之宜。必
先歲氣無伐天和。經謂升降浮沈則順之。寒熱溫涼則
逆之。仲景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陰盛陽虛

汗之則愈。下之則死。大抵聖人立法。且如升陽。或散發之劑。是助春夏之陽氣。令其上升。乃瀉秋冬收藏。殞殺寒涼之氣。此升降浮沈之至理也。天地之氣。以升降浮沈。乃生四時。如治病。不可逆之。故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夫人之身。亦有四時。天地之氣。不可只認在外。人亦體同天地也。吳醫彙講引蔣星堦說曰。傷寒論所謂傳經。卽是出入精義。蓋正氣出入。由厥陰而少陰。太陽而少陽。陽明。太陽。循環往復。六淫之邪。則從太陽。入一步。反歸一步。至厥陰而極。此邪氣進而正氣退行。不復與外氣相通。故開闔樞三者。最爲要旨。見素問陰陽離合論。樞機根結篇中。分言之。爲出入。爲升降。合言之。總不外乎一氣而已矣。觀

東垣脾胃論浮沈補瀉圖以卯酉爲道路而歸重於蒼天之氣攷其所訂諸方用升柴苓澤等法實卽發源於長沙論中葛根柴胡五苓之意引而伸之所謂升之九天之上降之九地之下雖內傷外感殊科而於氣之升降出入則無以異耳吳鞠通溫病條辨有曰風之體不一而風之用亦殊春風自下而上夏風橫行空中秋風自上而下冬風刮地而行其方位也則有四正四隅此方位之合於四時八節也諸家之論闡發無餘蘊矣升降出入者天地之體用萬物之橐籥百病之綱領生死之樞機也茲更舉天地之氣人身之氣與夫脈象病機治宜一二條析之四時之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其

行也。如輪之轉旋至圓者也。如春氣自下而上，直行者是冬氣橫斂已極，堅不可解。若徑從橫散，則與冬氣聚逆矣。氣不可逆也。故先從直行以活其機，而後繼以夏之橫散也。夏氣疏散已極，若徑從橫斂，又與夏氣聚逆矣。轉旋之機不可驟也。故先以秋之直降，而後繼以冬之橫斂也。所以然者，各以其橫行直行之極也。直行極則不可以徑從直升直降，而必先有橫行開闔之氣，以疏之。橫行極則不可以徑從橫散橫斂，而必先有直行浮沈之氣，以達之。若直行未極，則升者未嘗不可以直降。降者未嘗不可以直升。橫行未極，則散者未嘗不可以橫斂。斂者未嘗不可以橫散。卽如春日未嘗無秋風。

而春之後。決不可繼以秋也。夏日未嘗無冬風。而夏之後。決不可繼以冬也。此天地四時。斡旋之機妙也。人身肌肉筋骨。各有橫直腠理。爲氣所出入升降之道。升降者。裏氣與裏氣相迴旋之道也。出入者。裏氣與外氣相交接之道也。裏氣者。身氣也。外氣者。空氣也。鼻息一呼而周身八萬四千毛孔。皆爲之一張。一吸而周身八萬四千毛孔。皆爲之一翕。出入如此。升降亦然。無一瞬或停者也。內經曰。陽在外。陰之使也。陰在內。陽之守也。又曰。陽氣者。衛外而爲固也。陰氣者。藏精而起亟也。此出入之機也。又曰。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此出入之數也。推

求師意曰。在肝則溫化。其氣升。在心則熱化。其氣浮。在脾則沖和之化。其氣備。在肺則涼化。其氣降。在腎則寒化。其氣藏。內經曰。濁氣在上。則生臙脹。清氣在下。則生飧泄。又曰。夏暑汗不出。秋成風癘。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升降出入之常變也。內而藏。府外而肌肉縱橫往來。竝行不悖。如水之流。逝者自逝。而波浪之起伏。自起伏也。其合四時也。春則上升者強。而下鎮者微矣。夏則外舒者盛。而內守者微矣。秋則下抑。而上鼓者微矣。冬則內斂。而外發者微矣。此其常也。逆冬氣則奉生者少矣。逆春氣則奉長者少矣。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矣。逆秋氣則奉藏者少矣。太過不及。皆爲逆也。此其變也。故聖人

必順四時以調其神氣也。其在脈象則有三部九候。三部者寸關尺也。以候形段之上下。以直言之也。九候者。浮中沈也。以候形層之表裏。以橫言之也。病在上則見於寸。在下則見於尺。病在裏則見於沈。在表則見於浮。裏寒外熱則沈緊浮緩。裏熱外寒則沈緩浮緊。上虛下實則寸小尺大。上實下虛則寸強尺弱。此脈象之大畧也。其在病機則內傷之病多病於升降。以升降主裏也。外感之病多病於出入。以出入主外也。傷寒分六經。以表裏言。溫病分三焦。以高下言。溫病從裏發故也。升降之病極則亦累及出入矣。出入之病極則亦累及升降矣。故飲食之傷亦發寒熱。風寒之感亦形喘喝。此病機

之大畧也。至於治法則必明於天地四時之氣旋轉之機。至圓之用而後可應於無窮。氣之亢於上者抑而降之。陷於下者升而舉之。散於外者斂而固之。結於內者疏而散之。對證施治豈不顯然而易見者乎。然此以治病之輕且淺者可耳。若深重者則不可以徑行而必有待於致曲。夫所謂曲者何也。氣亢於上不可徑抑也。審其有餘不足有餘耶先疏而散之後清而降之不足耶先斂而固之後重而鎮之氣陷於下不可徑舉也。審其有餘不足有餘耶先疏而散之後開而提之不足耶先斂而固之後兜而託之氣鬱於內不可徑散也。審其有餘不足有餘者攻其實而汗自通故承氣可先於桂枝。

不足者升其陽而表自退故益氣有藉於升柴氣散於外不可徑斂也審其有餘不足有餘者自汗由於腸胃之實下其實而陽氣內收不足者表虛由於脾肺之虧宜其陽而衛氣外固此皆治法之要妙也苟不達此而直升直降直斂直散鮮不債事矣嘗憶先哲有言胸腹痞脹昧者以檳榔枳椇攻之及其氣下陷泄利不止復以參芪升柴舉之於是氣上下脫而死矣此直升直降之禍也况升降出入交相爲用者也用之不可太過當升而過於升不但下氣虛而裏氣亦不固氣喘者將有汗脫之虞矣當降而過於降不但上氣陷而表氣亦不充下利者每有惡寒之證矣當斂而過於斂不但裏氣

鬱而下氣亦不能上朝當散而過於散不但表氣疏而
上氣亦不能下濟矣故醫者之於天人之氣也必明於
體尤必明於用必明於常尤必明於變物性亦然寒熱
燥溼其體性也升降斂散其功用也升柴參芪氣之直
升者也硝黃枳樸氣之直降者也五味山萸金櫻覆盆
氣之內斂者也麻黃桂枝荆芥防風氣之外散者也此
其體也而用之在人此其常也而善用之則變化可應
於不窮不善用之則變患每生於不測王漢皋論溫病
大便秘右寸洪實而胸滯悶者宜枳樸蘆子橫解之蘇
子桔梗半夏檳榔豎解之其言橫解豎解是矣其所指
諸藥則未是也卽東垣諸方慣用升柴枳樸亦未免直

撞之弊若潔古枳朮丸以荷葉燒飯爲丸則有欲直先橫之妙矣。吁。醫豈易言者乎。又嘗論之。氣之開闔必有其樞。無升降則無以爲出入。無出入則無以爲升降。升降出入互爲其樞者也。故人之病。風寒喘咳者。以毛竅束於風寒。出入之經隧不利而升降亦迫矣。病尸厥卒死者。以升降之大氣不轉而出入亦微矣。生氣通天曰。大怒則血菀於上。使人薄厥。調經曰。血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扁鵲曰。陽脈下隊。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凡人出入之氣本微於升降。升降既息。出入

更微矣。故扁鵲謂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尙溫也。此所謂出入更微者也。又嘗著左右陰陽論，勞瘵證治論，文義淺陋，而與此相發。其論左右陰陽曰：朱丹溪謂脾具坤靜之體，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肝腎之陰升，而成地天交之泰矣。近世黃元御著書，專主左升右降立說，以爲心肺陽也，隨胃氣而右降，降則化爲陰，肝腎陰也，隨脾氣而左升，升則化爲陽，故戊己二土中氣，四氣之樞紐，百病之權衡，生死之門戶，養生之道，治病之法，俱不可不謹於此。其書八種，直將素問靈樞傷寒金匱本草五大部聖經俱籠入左升右降四字之中，蓋自以爲獨開生面，得內經左右

陰陽道路之奧旨矣。竊思內經之論陰陽也。不止言升降。而必言出入。升降直而出入橫。氣不能有升降而無出入。出入廢則升降亦必息矣。止論升降。不論出入。是已得一而遺一。況必以升降分屬左右。則尤難通之義也。左右俱有陰陽。俱有升降。嘗推求西醫所論人身脈絡功用。與夫氣血之流行。合之內經大旨。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氣是隨六陰。六陽之經循環往來。終而復始。卽以經脈之升降爲升降也。衛氣不拘於經。行於手足。六陽之部分則上升。行於手足。六陰之部分則下降。是表升而裏降也。內經以左右爲陰陽之道路。未嘗以左卽升。右卽降也。其義如寸口候陰主中。人迎候陽主外。

舉其大概而已。脈法又以左尺主膀胱前陰，右尺主大腸後陰。其於內經背陽腹陰，將何以合之？故確求升降之道。路止當分表裏而無分於左右也。或曰：人之患半身不遂者，何也？曰：半身不遂是橫病，不是直病。何以言之？人身腠理毛竅在左邊者，俱左外向；在右邊者，俱右外向；前自鼻柱，後自脊骨，截然中分。故人側臥，汗出顯有界畔者，因側臥則向上半邊，毛竅熱氣上蒸，向下半邊，毛竅熱氣不能下蒸也。內經曰：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故偏枯者，橫氣不能左右相通也。下痿者，直氣不能上下相濟也。左有左之升降，右有右之升降，上有上之升降，下有下之升降，上下左右又合爲一大升降者，也是。

故先天八卦坎離分東西。此左陽右陰之義也。後天八卦坎離分南北。此表升裏降之義也。卽如人身熱氣蒸騰。只是向上。其表升可知也。水穀入胃。糟粕下傳。此必有氣以行之。其裏降可知也。經必以左右分陰陽者。日月升於東。降於西。人爲日月所照。氣亦隨之而轉旋。表之升也。動於左而右隨之。裏之降也。動於右而左隨之。左則表升之力強。右則裏降之力強耳。經謂人左手足不及右強。右耳目不及左聰明者。亦此意也。其論勞痺證治曰。痺者閉也。其病有二。有虛勞之痺。有聚積癰疽麻木疼痛之痺。其積聚癰疽麻木疼痛之痺。有在經絡者。有在藏府者。前人論之詳矣。內經中藏經諸篇。可熟

讀也。至於虛勞之痹，卽俗所謂乾血勞者。人身外而經絡內而藏府，其氣不外五行，自上而下，直分之有直五行，卽直五層。一肺二心三脾四肝五腎也。自外而內，橫分之有橫五行，卽橫五層。亦一肺二心三脾四肝五腎也。內經升降息則氣立孤危。言直也。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言橫也。脈法左寸心關肝尺腎，右寸肺關脾尺命，亦言直也。三菽肺六菽心九菽脾十二菽肝，按之至骨腎亦言橫也。升降出入雖分橫直，統歸於陰陽之嘘吸而已。人病虛勞，真氣不能布於周身，若陰氣先傷，則吸力先微，內不能至腎，至肝而還，而有骨痿之事矣。若陽氣先傷，則呼力先微，外不能至肺，至心而還，而有皮聚毛

悴之事矣。所謂肝腎心肺者，謂分野之表裏淺深也。如是則脈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者，其數有不盈矣。不盈則升降出入之期促，故脈數也。難經論損至之脈曰：一呼三至，至一呼六至，此至之脈也。一呼一至，至四呼一至，此損之脈也。至脈從下上，損脈從上下，損脈之爲病，始於皮聚毛落，而極於骨痿不能起於床。反此者，至之爲病也。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床者死。窮之於其極也。盧子由曰：脈來之損至，卽脈至之疾徐。至固不離乎至，損豈獨外於至乎。是蓋疑虛損之脈必數而無遲也。扁鵲亦曰：一呼脈四至，以上謂癆者脫脈氣，謂失十六丈二尺一周之常經也。然

虛損脈遲者甚多。但其情不同。脈數者。血液先敗。塞其氣道。氣悍而不通。故短促也。脈遲者。血液未敗。而真氣之力不能勁達。如人行路。遙力倦而欲息也。是其病始於氣而未壞。有形之血液。故易治。補其氣而血自生也。氣不能周。反見脈數者。是血壞而氣無所歸。故難治。補其氣而血愈壅也。是故初病。卽見脈數者。是因痹致虛。血病累氣。故曰從下損上。卽由裏而表也。先脈遲而漸見脈數者。是因虛致痹。氣病累血。故曰從上損下。卽由表而裏也。至於氣不能至腎。至肺。非全無氣也。正氣爲邪氣所據。不能應期而至耳。若全無氣。則一藏氣絕。五藏俱無。以自存矣。此勞瘵之大義也。積聚癰疽麻木疼。

痛之痹。在經絡之中。只是兩頭有氣。中間阻塞。其本未傷。疏之而卽復矣。譬如一管之中。有物結之。去其結而氣自行矣。此實痹之大義也。實痹之治。無論矣。勞痹之治。難經有曰。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皆以虛言之也。而勞痹之爲病。往往虛實夾雜。仲景治血痹風氣百疾。有薯蕷丸。是補其虛也。有大黃廬蟲丸。是攻其實也。更有外邪久結。證同虛損。如徐靈胎所謂風寒不醒成勞病者。近日凡病咳嗽。輒稱肺熱。桑葉麥冬。搖筆卽來。生地知母。滿紙俱是。於是陽氣日衰。風寒與水飲合力。盤踞膈中。漸致夜不伏枕。涎

中帶紅頭面。附腫呼吸喘促。飲食嘔逆。大便澹泄而危矣。故今之病五苓青龍證者。無不逼入勞損覆轍相尋。至死不悟。張景岳曰。外感之邪未除。而留伏於經絡。飲食之滯不消。而積聚於藏府。或鬱結逆氣。有不可散。或頑痰瘀血。有所留藏。病久致羸。似形不足。不知病本未除。還當治本。若誤用補。必益其病矣。醫能明此。其寡過矣乎。大抵治病。必先求邪氣之來路。而後能開邪氣之去路。病在升降。舉之抑之。病在出入。疏之固之。或病在升降。而斡旋於出入。或病在出入。而斡旋於升降。氣之上逆。下不納也。氣之下陷。上不宣也。氣之內結。外不疏也。氣之外泄。內不諧也。故趙晴初曰。人身內外作兩層。

上下作兩截而內外上下每如呼吸而動相牽引譬如攻下而利是泄其在內之下截而上截之氣卽陷內上既空其外層之表氣連邪內入此結胸之根也譬如發表而汗是疏其在外之上截而在內之氣跟出內上既空其內下之陰氣上塞此痞悶之根也故在上禁過汗在內慎攻下此陰陽盈虛消長之理也抑吾尤有默會之旨不欲爲外人道而不得不道也內經以升降出入關於生長壯老已者何也本草稱日能鬆物以絮久曝日中則鬆矣是日有提攝之力也凡物皆向日不獨葵藿也非物有知日有攝力也人在日下其氣亦爲日所提攝矣物置地上久則下陷以地心有吸力也人在地

上其氣亦爲地所吸引矣。至於氣之往來於空中，更無一息之或閒。莊子曰：人在風中，仲景曰：人因風氣而生。長人爲風所鼓盪，其氣之出入不待言矣。人之初生，合父精母血而成形，其體象地各有自具之吸力，其力多藏於五藏及骨髓之中，故氣能自固於體中而不散也。及其生也，則上爲日所攝下爲地所吸，中爲風所鼓盪。而日長日壯矣，及其衰也，攝之久而氣漸上脫矣，吸之久而氣漸下脫矣，鼓盪之久而氣漸外散矣，故爲老爲已也。大抵三氣之中，惟地之吸力最強，故人死則體重以本體不能自主，全爲地所吸也。又人死其尸不可見，日恐復爲日氣所提攝而尸走也。生人不可與尸騎牛。

臨面。生人身有吸力。恐尸中游氣未盡。二氣相感而相吸。而亦有尸走之事。也是說也。前人未言得毋駭俗乎。夫人勞則氣動而心勞。則五藏之吸力皆疏。故氣易散而易老。易已也。人靜則氣固而心靜。則五藏之吸力尤固。故氣常完而多壽。難老也。然則明於斯義。是亦養生之助也。而又何駭乎。痹論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生氣通天曰。陽氣者。靜則養神。柔則養筋。大惑論曰。心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故經脈別論敘五藏喘汗之事。而申其戒曰。四時之病。常起於過用也。故曰。無形無患。與道合同。惟真人也。

承制生化論

天。地。一。傾。軋。之。宇。也。陰。陽。一。摩。盪。之。氣。也。五。行。一。倚。伏。之。數。也。萬。物。一。推。移。之。象。也。四。時。一。更。代。之。紀。也。此。之。謂。日。新。此。之。謂。不。息。不。制。則。不。生。不。勝。則。不。復。而。天。地。之。機。息。矣。人。物。之。類。滅。矣。其。機。不。激。則。不。動。不。動。則。鈍。而。不。靈。而。陰。陽。五。行。積。於。無。用。之。地。矣。天。地。萬。物。有。不。摧。裂。破。壞。者。乎。內。經。六。微。旨。大。論。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夫。曰。下。曰。承。云。者。此。以。六。氣。之。步。言。其。措。詞。不。得。不。如。此。若。推。究。萬。物。之。體。則。所。謂。下。者。非。本。體。之。外。別。有。所。

爲下也。乃本體之中自有此氣。渾於無間者也。所謂承者。非從其外而附之。乃具其中而存之者也。何者。天下無一物不備五行。四時無一刻不備五行之氣。但有多寡之數。盛衰之宜。一或運行有差。則勝者亢而不勝者害矣。其所以不終於害者。以有制之者也。其制也。非制於既亢之後也。火承以水。則火自有所涵而不越。水承以土。則水自有所防而不濫。土承以木。則土自有所動而不鬱。木承以金。則木自有所裁而不橫。金承以火。則金自有所成而不頑。承者。隱制於未然。斯不待其亢而害消於不覺矣。至於制之云者。世皆以爲抑其生之過。而不知制者。正以助其生之機也。木得金制。則不致橫。

溢而力專於火矣。火得水制則不致渙散而精聚於土矣。此言生也。木亢不成火。以其溼也。得金制之則木燥而火成矣。火亢不成土。以其燥也。得水制之則火溼而土成矣。此言化也。制也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既防亢害之後。而又開生化之先。其諸乾坤闔闢陰陽不測之妙乎。明斯義也。其於病氣勝復倚伏之機。治法氣味合和之道。豁然貫通矣乎。謹採先哲之名談。一得之管見。有關於運氣之旨。病機之變。治法之要者。條列於下。以備觀覽焉。夫以四時五行運氣之變也。其機甚微。亢之害也。木亢則土害。土害則水肆。而火熄。土愈失發生之源矣。火亢則金害。金害則木橫。而土微。金愈乏。

資生之本矣。土金水仿此。此亢之害。害及於他者也。亦有亢之害。害反及於身者。史載之曰。經言天火下臨。則肺金上從。白起金用。而草乃青。燥氣下臨。則肝氣上從。蒼起木用。而土乃青。以常所勝論之。則火至而肺病。金至而肝病。今也。天火下臨。則金以從天之氣。而白乃用。故病反生於肝。天金下臨。則木以從天之氣。而蒼乃用。故病反生於脾。舉此類推。則厥陰司天。脾氣上從。而木斯青。太陽司天。心氣上從。而金斯青。太陰司天。腎氣上從。而火斯青。皆可知矣。此天度之尊。獨異於他。經言天能制色。以其能制勝已。而使不爲害。至於司地。則氣化之正。各隨其證矣。惟勝復之候不同。亦隨其氣之多寡。

以求之。勝之爲病輕。復之爲病重。勝則所不勝者順受其克。復如報怨仇焉。此不可不知也。如木之受病。本於肺。金所制。則不過肺氣有餘。凌犯於肝。生眼昏背癢耳無所聞。胸痛體重諸病耳。若乃木化之盛。肝氣妄行。大傷於脾。則金必相救。邪反傷肝。能使人體重煩冤胸痛引背兩脅滿痛引少腹。故經言上應太白星者。謂金之復也。載之之論如此。所謂勝者亢之害也。所謂復者承之制也。經曰。風傷肝。燥勝風。熱傷氣。寒勝熱。溼傷肉。風勝溼。燥傷皮毛。熱勝燥。寒傷血。溼勝寒。此勝之氣也。又曰。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溼勝則濡。瀉甚則水閉。附腫。此勝之證也。又曰。有餘而往。不足隨。

之不足而往有餘隨之此復之機也。又曰：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小大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又曰：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之，已所勝輕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也。此勝復之大數也。所以然者，如木亢害土，則土氣無所洩而專精於金矣。土亢害水，則水氣無所用而積力於木矣。金反報木而土氣得伸矣。木反報土而水氣得伸矣。不但此也。今日之亢，卽是前日之制。而今日之制，又爲來日之亢。制之不已，則又亢矣。經曰：侮反受邪。史載之曰：復之病重者，復之氣以積久而力厚，勝之氣以發洩而無餘也。故經曰：所謂勝至報氣屈伏。

而未發也。勝至而復。復已而勝。無常數也。故經又曰。無翼其勝。無贊其復。謂治勝氣者。宜預安其屈伏。無令復氣之反侮也。嗚呼。聖人之教深矣。此亢之害。害反及於身者。所謂不戢自焚也。所謂制也。所謂復也。此皆承制之實也。更有承制之虛。實者能生。能化。虛者不能生化也。何以言之。承制之實者。木亢而金來制木。實已生化。金氣來復也。金亢而火來制金。實已生化。火氣來復也。虛者。乃木亢極而見金之幻象。其金不但不能制木。而實害土之極也。金亢極而見火之幻象。其火不但不能制金。而實害木之極也。劉河間曰。瘡瘍屬火。而反腐出膿水者。猶穀果肉菜熱極則腐爛。而潰爲汗水也。潰而

腐爛者。水之化也。所謂五行之理過極。則勝已者反來制之。故火熱過極。則反兼於水化也。又曰。諸暴強直。支痛。痠戾。裏急筋縮。皆屬於風者。燥金主於緊斂。短縮勁切。風木爲病。反見燥金之化。由亢則害。承乃制也。況風能勝溼而爲燥也。一部原病式。其論皆如此。此承制之虛也。其承制乃亢害非生化也。易老保命集中。所謂兼化之虛象者也。而劉氏乃曰。經云。亢則害。承乃制者。謂亢過極。反兼勝已之化。制其甚也。如以火鍊金。熱極則反爲水。五行之理。微則當其本化。甚則兼其鬼賊。如此是直以亢極之幻象。誤爲承制之實用矣。認似作是。豈不謬乎。

河間所論。乃承制之虛。此治病者。於承制之實。辨最精透。自古無人見及。

必能安其屈伏而始有防微之功於承制之虛必能察其本原而後爲見真之智也。且夫五行之相生相制也。萬物由此而成萬法由此而出。故張隱菴有曰。棗色黃味甘。脾家果也。凡木末之實而爲心家果者。生化之道也。木生心火木末之實而爲脾家果者。制化之道也。木制土蓋天地所生之萬物。咸感五運六氣之生化。明乎陰陽生克之理。則凡物之性皆可用之。而生化於五藏六府之氣矣。故桃爲肺之果。核主利肝血。杏爲心之果。核主利肺氣。皆制化之理然也。本草述大黃條引盧不遠曰。大黃味大苦。氣大寒。似得寒水正化。而炎上作苦。苦性走下。不相反乎。參同云。五行相克。更爲父母。素問曰。制則

生化是故五行之體以克爲用其潤下者正炎上之用乎則凡心用有所不行變生痰疾者舍同類之苦巽以入之不能彰其用而復其常也夫是說也卽六元正紀曰六氣之用各歸不勝而爲化故太陰雨化施於太陽太陽寒化施於少陰少陽少陰少陽熱化施於陽明陽明燥化施於厥陰厥陰風化施於太陰此有所施則彼有所奉所謂太陰雨化施於太陽者太陽寒水之用必受太陰雨化之施而其用乃成而太陰雨化之用亦必受太陽寒水之奉而其用乃成也故制也者六氣之所以成已而成物也盧氏不引內經而引參同舍近取遠非引掖後學之道也此生物之體性也至於制方之法

則柯韻伯論四神丸方義有曰。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陽氣當至不至。虛邪得以留而不去。故作瀉於黎明。其由有四。一爲脾虛不能制水。一爲腎虛不能行水。故二神丸君補骨脂之辛燥者入腎以制水。佐肉豆蔻之辛溫者入脾以煖土。丸以棗肉又辛甘發散爲陽也。一爲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一爲少陽氣虛無以發陳。故五味子散君五味子之酸溫以收坎宮耗散之火。少火生氣以培土也。佐吳茱萸之辛溫以順肝木欲散之勢。爲水氣開滋生之路以奉春生也。此四者病因雖異。而見症則同。皆水亢爲害。二神丸是承制之劑。五味散是化生之劑也。二方理不同而用則同。故可互用以

助效亦可合用以建功。合爲四神丸。是制生之劑也。制生則化久泄自瘳矣。此制方之法。必本於五行。承制生化之理也。若此者。皆往哲之名論。或論運氣。或論物性。或論病機。或論方法。亦云備矣。至於平日讀書之管見。則有論五行體性功用與病機吉凶緩急之篇。曰肝主東方風木。其體溫潤。是土氣也。木克土。卽爲土所供奉也。其性疏洩。是木之正氣也。其用燥。凡溼得風則乾。是金氣也。金克木。木含金氣。卽爲金所制。伏不使疏洩太過也。心主南方火熱。其體乾燥。凡物必乾燥始能著火。又物得火則堅。是金氣也。火克金。卽爲金所供奉也。其性大熱。是火之正氣也。其用蒸。凡物爲火所逼則潮。是

水氣也。水克火。火含。水氣卽爲水。所制伏。不使炎熱太過也。脾主中央。溼土。其體淖澤。是水氣也。土克水。水爲土之奴。當供奉夫土者也。其性鎮靜。是土之正氣也。靜則易鬱。必藉木氣以疏之。土爲萬物所歸。四氣具備。而求助於水與木者尤亟。何者。土不可燥。亦不可鬱。故脾之用。主於動。是木氣也。肺主西方。燥金。其體勁潔。是木氣也。其性清肅。是金之正氣也。其用酷烈。酷暑烈火。使人畏。金亦使人畏。是金中有火神也。火有光明。金亦有光明者。也。腎主北方。寒水。其體流動。是火氣也。其性沈下。是水之正氣也。其用溫潤。是土氣也。由是觀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不待外求。而本體自足。此天地相生。

相成自然之數。當然之常也。停停勻勻。不偏不倚。至於有變。則爲病矣。變者。謂自病而所不勝者。乘之。與自病而乘所勝者。皆是也。二者吉凶緩急。前人皆混統立說。未曾分析。今吾思之。凡自病而所不勝者。乘之。其吉凶未可知。而其勢必緩也。自病而乘所勝者。其勢急而必凶矣。何以言之。自病則本當爲人所乘。其勢順。自病而反能乘人。其勢逆也。其順逆柰何。正虛與邪實之別也。正虛者。脾土虛則肝木盛。心火虛則腎水盛。肝腎本無邪。本無意來克脾。克心。不過五藏之氣。此虧則彼溢。有互相挹注之勢。故土虛不運。則木氣滿悶。火氣不揚。則水氣寒凝耳。其病在自虛之藏。而不在來乘之藏也。其

吉凶不可知者。何也。謂自虛之藏氣微。則相生之力微。但以藥助之。而可復矣。竝無事。馮來乘之。藏也是其治最易。而無待輟轉。斡旋也。必自虛之藏氣竭。而後相生之力竭。而不可爲矣。故曰其勢緩也。邪實者。肝邪實則克土。不必土藏之虛也。而徑克之。腎邪實則克火。不必火藏之虛也。而徑克之。克之則傳之。七傳而生氣絕矣。其絕也不待其七傳而知也。當其初傳。而預決之矣。何也。有病之藏。本不當力。能乘人。今其力能乘人者。邪盛而本藏之元氣已絕。不能自主。惟邪氣之所欲爲。而肆行無忌也。若本藏元氣未絕。則自能監制邪氣。不使橫溢至此矣。本藏氣絕。則生生之源竭。而所勝之藏失其

所恃故克而傳之易易也。如肝邪實則肝之正氣不能生火而土之化源已虛。肝邪來逼畧無救援。既經傳脾。肝脾合氣。邪力愈大。正力愈微。勢如破竹。初或數日而傳一藏。繼則一日而傳一藏。或一日而傳數藏矣。當其初傳化源已絕。用藥補瀉皆窮於無可施。故曰其勢凶而急也。何也。所謂邪實者。以其得母氣之生助也。肝挾水邪而克土。則火不能生。脾挾火邪以克水。則金不能助。故也是同一相乘相克。而其吉凶緩急。如是懸隔。臨診決病。視人生死。其可不盡心乎。故越人仲景論治未病。皆曰見肝之病。必先實脾。是當其未傳而急防之也。急防云者。抑木之亢。扶土之衰。仍資火氣以導木之去。

路培土之來源其法攻補兼施。輾轉斡旋。如隔二隔三。鴻南補北。良工心苦。正爲此耳。至如薛立齋張景岳輩。每日補正則邪自去。此乃自虛而爲人所乘者。變因自虛。人本無邪。故直補本宮。無事誅伐也。又嘗論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假者反之。之義曰前賢有言。實熱以苦寒折之。虛熱以甘溫除之。用苦寒者是熱者寒之。微者逆之。之義也。用甘溫者是假者反之。之義也。又言陰盛格陽。陽盛格陰。則先其所主。伏其所因。或寒藥而熱服。或熱劑而寒佐。是甚者從之。之義也。所謂反佐是也。此三者逆之。義爲最顯。從之。義前賢發之。爲最詳。獨所謂假者反之。自昔未有篤論。而又往往

混於甚者從之之中漫無分別不揣狂愚聊獻一得以
質高明卽如甘溫除大熱一事豈真大熱而可用甘溫
邪是必虛熱也夫所謂虛者何也氣虛則必寒寒非熱
也血虛則必燥燥爲次寒亦非熱也其熱何也是亢極
而見勝己之化也燥爲金氣熱爲火氣寒爲水氣燥之
化熱是化其所不勝以火克金卽經之所謂承也寒之
化熱是化其所勝火反侮水卽仲景之所謂橫是陰陽
二氣之對化也虛熱生於寒燥熱由虛生虛熱二字當
折看不當連讀惟其虛也燥也故以甘潤燥以溫煦寒
也虛燥去而熱自除是真火蒸騰而物轉潤矣故不知
者以爲大熱其知者以爲寒燥不知者以爲甘溫除大

熱其知者以爲甘溫除寒燥不知者以爲反治其知者以爲正治就其假者而言之則謂之反就其真者而言之則猶是正也劉河閒謂已亢過極反似勝已之化似也者假之謂也醫者能見其真而不眩於假斯可矣雖然甘溫除假熱固矣而用甘溫之法又有術焉非徒曰甘溫遂盡厥妙也凡病氣正來者其氣多實而強病氣反來者其氣多變而幻故內經每致警於虛邪也何者其氣既能自化是已挾人身之靈氣以爲氣矣以甘溫治其本原直揭老巢而真相可見矣但氣靈而藥不靈往往藥力爲病氣所據而不得達其巢窟將甘溫反助病氣以爲虐故藥之中亦必具有靈氣而後足以與病

氣相敵。所謂靈者何也。凡物必力有餘而後能化。寒燥化熱。必寒燥厚積日久可知也。厚積日久者鬱結之謂也。氣虛不足以推血。則血必有瘀。血虛不足以滑氣。則氣必有聚。東垣諸方多用升柴。而滑伯仁謂每用補劑。加桃仁等破血疏絡之品。其效最捷。經謂反佐治實熱者。苦寒而佐之以熱。治虛熱者。甘溫亦可佐之以寒。虛勞大熱每用熱藥涼服。又昔人論連理丸治吞酸。能變胃而不受胃變。是皆靈之類也。病有化氣藥。亦有化氣。如酸甘化陰。辛甘化陽是也。善用者且能借病之假氣。以助藥之真。力是卽兵法之招撫者也。昔人又謂化氣之力。甚於本氣。蓋氣之所以能化者。必其人之正虛。而邪氣之力厚。

有以勝夫人之正氣。於是化良爲寇。反挾人之氣以還。而傷人。如寒燥化熱。非寒燥已化爲熱也。寒燥自在。而其力又能驅使人身之正氣爲熱。以爲之疑陣。作障於外也。所謂承制之虛也。其氣最幻而最銳。故醫者必以全神全力制之。視其變化而捷應焉。乃可有濟。此虛勞內傷大病之所以難治也。虛勞大病往往近於鬼神。非鬼神也。化氣之靈者也。仍卽人身本氣之靈者也。此二篇者。或論物性。或論病機。或論治法。揆之經旨。固未能發明萬一。又嘗綜而論之。世閒無物不本於五行也。天地之氣有常有變。風其性升。其體寒。其用溫。其化燥。寒其性斂。其體溼。其用寒。其化風。暑溼熱之合也。生於鬱。

體用俱同。溼熱其化風燥。溼其性重。其體熱。其用溼。其化寒燥。其性降。其體風。其用燥。其化火。火其性散。其體燥。其用熱。其化溼。此順化也。亦曰傳化。更有對化。卽溼極化燥。寒極化熱。是也。對化有虛有實。傳化是氣機更代之常。對化是氣機憤激之變。故必極而後化也。又有兼化亦虛化之類也。又有合化如風合熱而化燥。寒合溼而化熱。亦實化之類也。五行之氣。金木皆有燥。水土皆有溼。但金燥而斂。風燥而散。土溼而熱。水溼而寒。火則能燥能溼。其燥者木亢而水不交也。其溼者土鬱而木不暢也。故火得風而燄長。以器掩之。而器卽潤矣。此五行生化之性情也。四時更代。成功者退。一盛一衰。互

相牽制不獨天地之氣然也。卽人之性情亦如之。經曰：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悲傷肺，喜勝悲，恐傷腎，思勝恐，又膽爲中正之官，謀慮久不決，則傷膽也。肝爲將軍之官，鬱怒不得發，則傷肝也。恐懼不止，注而爲思，思慮不得激，而爲怒，盛怒不止，鬱而爲悲，喜無節，則易恐，悲太過，則易喜。此五藏性情之承制生化也。故扁鵲華佗皆能以激怒起沈痾。張子和亦能以引笑開痼疾。非大具神通者乎。至於治病之法，則以安仇之義爲最奧要。其義大著於至真要論中。如太陽寒水之勝而克火矣。治之者必以甘溫土性之藥制水。以苦溫火性之藥扶火是矣。然水之亢者不可徒制也。

必有以順其性而導之。故復以酸溫木性之藥開水氣。滋生之路。卽以培火氣發生之源也。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法至密矣。而未已也。如此治之。則水必退。火必進。水衰。火銳。土氣又將上僭矣。故仍以鹹寒水性之藥。小佐其閒。合酸溫木性以併力制土。此所以安其屈伏。無使勝復之相尋無已也。前賢醫按。常有先用熱藥以愈病。後用涼藥以清餘患者。此類多矣。非熟於氣化。能如是乎。總之五行之氣。有亢而後有制。有制而後有生。有化此自然之數也。故業醫者必講求亢害承制生化六字。而善用之。於是每遇一病。可以逆而制之。亦可順而導之。調其氣使之平。而生化之常復矣。試更以經義證之。

經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
缺。水得土而絕。此五行之相制也。又曰木鬱達之。火鬱
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義過者折
之。以其畏也。所謂寫之。又曰折其鬱。氣資其化。源無翼
其勝。無贊其復。迎而奪之。惡得無虛。隨而濟之。惡得無
實。又曰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得氣。此五勝五鬱之
治法也。故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而厥陰遂先
酸。後辛矣。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而少陰少陽
遂先甘。後鹹矣。土金水仿此。先用寫者。制其勝也。後用
補者。安其復也。又如氣味之用。互有生化。經曰。服寒而
反熱。服熱而反寒者。不治。五味屬也。五味入胃。各歸其

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服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蓋以自來用藥者。只求其氣。不求其味。但取氣寒以治熱。而不知寒之苦者。入心化火也。但取氣熱以治寒。而不知熱之鹹者。入腎化水也。味久則化氣者。經曰。味歸形。形歸氣。又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故五味久服。即增氣也。味陰氣陽。陽動而散。陰靜而留。留則久積。力厚與藏氣合同而化。用藥者當知防微矣。李東垣曰。同味之物。必有諸氣。同氣之物。必有諸味。用其味者。必審其氣。用其氣者。必防其味也。又如脈象之至。亦本六氣。經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聞氣左右。隨其所

在何者謂不得以天地之氣主診一歲必隨六氣之至分診四時也六氣之脈奈何曰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鈎太陰之至其脈沈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其至也或太過或不及更有濇極似滑弦極似緩虛寒似熱大熱似寒病內寒而脈中空邪外充而脈內陷故承制有虛實生化有真假雖明者往往爲所眩矣經曰脈從病反者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諸陰之反者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明乎此而脈無遁矣而病無遁矣而治亦無難矣

虛實補瀉論

虛實者病之體類也。補瀉者治之律令也。前人論之詳矣。茲撮其要者與平日讀書之所記。匯輯於此。以爲溫故之一助云。夫內難仲景之論虛實也。其義甚繁。有以正氣盛衰分虛實者。所謂脈來疾去遲。外實內虛來遲去疾。外虛內實也。有以邪盛正衰分虛實者。所謂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也。有以病者爲實。不病爲虛者。所謂內痛外快。內實外虛。外痛內快。外實內虛也。有以病者爲虛。不病爲實者。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也。有以病在氣分。無形爲虛。血分有形爲實者。白虎與承氣之分也。有以病之微者爲虛。甚者爲實者。大小陷胸與瀉心之辨也。有

以病之動者爲虛靜者爲實者在藏曰積在府曰聚是
也有以病之痼者爲實新者爲虛者久病邪深新病邪
淺也有以寒爲虛以熱爲實者陽道常實陰道常虛之
義也有以寒爲陰實陽虛熱爲陽實陰虛者陰陽對待
各從其類之義也有以氣上壅爲實下陷爲虛氣內結
爲實外散爲虛者是以病形之積散空堅言之也至如
從前來者爲實邪從後來者爲虛邪此又五行子母順
逆衰旺之大道也內經首篇卽以虛邪與賊風同警所
謂去而不去命曰氣淫乘其所勝而侮所不勝也後世
以虛邪爲不治自愈不亦謬乎此虛實之大畧也虛實
旣辨則補瀉可施靈樞終始曰所謂氣至而有効者寫

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大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此補瀉之機也。若夫補瀉之法之妙則莫詳於素問及陰陽大論而越人仲景各從而發明之。藏氣法時論本五藏苦欲之性以明補瀉。其文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寫之心欲哽急食鹹以哽之用鹹補之甘寫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寫之

甘補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寫之。腎欲
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至真要論。本司天
在泉六氣之勝復。以明補瀉。其文甚詳。今舉其司天勝
氣之治。而以其餘附之。曰。司天之氣。風淫所勝。平以辛
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寫之。在泉。風淫於內。治以
之。以辛散之。風司於地。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
甘。以辛平之。風化於天。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
苦。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寫之。厥陰
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寫之。以甘緩之。木位
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先酸後辛。厥熱淫所勝。平
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之。熱淫所勝。平
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在泉。熱淫於內。治以鹹寒
發之。熱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
平之。熱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
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以甘寫之。少陰之復
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寫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以

鹹更之。○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先甘後鹹。○少陰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收之。○按末句收當是更。或溼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鹹是發。

淡泄之。溼上甚而熱。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汗為故而

止。在泉。溼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溼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

苦平之。○溼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

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寫之。○太陰之復。治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寫之。燥之泄之。○土位之主

其寫以苦。其補以甘。先苦後甘。○太陰之客。以甘補之。以苦寫之。

火淫所勝。平以鹹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

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在泉。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

○火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

○火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寫之。○少陽之復。治以鹹

冷。佐以苦辛。以鹹更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發不遠熱。無犯溫涼。少陰同法。○火位之主。與少陰同。燥淫所勝

○少陽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更之。燥淫所勝

平以苦溼

新校正云溼當是溫

佐以酸辛以苦下之

在泉燥淫於內治以苦溫

佐以甘辛

以苦下之

新校正云

甘辛當是酸辛

燥司

於地熱反勝之

治以辛寒

佐以苦甘

以酸平之

以和爲

利燥化於天

熱反勝之

治以辛寒

佐以苦甘

陽明之復治以

辛溫

佐以苦甘

以苦泄之

陽明之復治以

金位

之主

其寫以辛

其補以酸

先辛後酸

陽明之客以酸

補之

以辛寫

寒淫所勝

平以辛熱

佐以甘苦

之

以苦泄之

寒淫所勝

平以辛熱

佐以甘苦

在泉

寒淫於內

治以甘熱

佐以苦辛

以鹹寫之

之

以苦堅之

寒司於地

熱反勝之

治以鹹冷

辛

以苦平之

寒化於天

熱反勝之

治以鹹冷

辛

太陽之勝

治以甘熱

佐以辛酸

以鹹寫之

云

甘熱當作苦熱

太陽之復

治以鹹熱

佐以甘辛

苦堅之

水位之主

其寫以鹹

其補以苦

先鹹後苦

太陽之客

以苦補之

以鹹寫之

以苦堅

揆厥大義無非

之以辛潤之

開發腠理

致津液

通氣也

揆厥大義無非

制其勝安其復而已

如木之勝也

金虛寡畏而乘土矣

於是補金以制之

扶土以逆之

於是補金以制之

扶土以逆之

又以勝氣不可直折也

又以勝氣不可直折也

又以勝氣不可直折也

導之以補火之味。以開木氣資生之路。使其氣有所發。而不鬱。所謂寫也是已。妙之至矣。然自此金進木退。而土寡於畏恐。又將克水也。於是平之以補水之味。以滋木之元神。使不致受邪於反侮也。此治當令之勝氣也。若夫反勝者。乃虛邪鬼氣。不當令者也。彼反勝則此鬱。鬱之發也。必暴尤。當預有以防之。復氣卽鬱氣之發也。一發無餘。其治又有再安復勝之法。審其脈證而調之。故曰所謂勝至報氣伏。屈而未發也。復至則不以天地異名。皆如復氣爲法也。又曰大復其勝。則主勝之故反病也。又曰必折其鬱氣。資其化源。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至治。此之謂也。難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

北方者舊解紛出穿鑿支離其實文意淺直不須深求東實西虛非必不可瀉東補西而必瀉南補北也以爲瀉東之外仍可瀉南而決不可補南也補西之外仍可補北而決不可瀉北也下文推究五行當更相平及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之義乃專就所以瀉南補北而發揮之水勝火句束上子能令母實二句起下是提空立論不粘上木之子木之母也故復以故瀉南補北句遙遙接下後人只因不識經文用筆離合之致泥定上下子母字面遂窒礙難通也試於子能令母實上加一凡字便豁然矣全匱首篇論治未病之道曰上工治未病何也曰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

受邪卽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
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
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
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
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
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
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藏仿此此章之義徐氏隨文衍釋
尙得真詮但於虛實二字未見分曉遂令後人致疑耳
尤氏黃氏徑將中段刪去其言曰五藏之病實者傳人
而虛者不傳是未明虛實之義者也夫實者傳人此事
理之常不待上工而知也虛者亦能傳人此事理之微

故中工不能知之。凡經言虛實者，皆當從五行氣化推之。肝屬木，其氣溫升；心屬火，其氣熱散；脾屬土，其氣溼重；肺屬金，其氣清肅；腎屬水，其氣寒沈。此五藏之本氣也。本氣太過，謂之實；本氣不及，謂之虛。虛實皆能爲病。金匱之義，就其虛者言之也。肝失其溫升而變爲寒降，則爲虛矣。肝寒，傳脾，肝不上舉，脾寒下陷，將下利不止而死矣。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者，皆就其性之溫者用之。非酸寒甘寒苦寒之用也。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是寒氣辟易也。肺被傷，則金氣不行，是清氣屈伏也。金氣不行，則肝氣盛，是肝遂其溫升之性也。所謂腎與肺者，俱指其氣化，非指其正體正用也。腎卽肝中。

之寒氣肺卽肝中之清氣金氣不行水氣不行云者肝中之寒氣清氣不得肆行也只是肝受寒邪失其本性不可專於瀉肝當補肝之本體而溫土以養其氣耳若肝熱者多見瘕厥不專傳脾而兼傳心矣是爲有餘爲實邪治之但直瀉其本宮或兼瀉心脾矣不得用焦苦助心實脾法也故曰實則不在用之舊注於虛實二字囿圖讀過遂致難通難經曰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此虛實之旨也肝之後爲腎腎屬寒水肝挾寒水之勢欲反侮脾故實脾之中卽寓剋腎以治其本肝脾溫潤騰達而清寒之邪自退矣此之謂傷腎傷肺也卽傷肝中之寒邪清邪也東垣謂凡言補之以辛甘

溫熱之藥者助春夏升浮之氣。卽是瀉。秋收冬藏之氣也。若內經謂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至脾而死。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至肺而死。此氣之逆行也。是言實邪之相傳也。事與此殊。義可對勘。肝受氣於心。是從前來者爲實邪。當瀉心。肝而補脾肺矣。腎受氣於肝。當瀉肝腎而補心脾矣。不得肝有病反補用酸也。至內經以酸爲泄。金匱以酸爲補。此體用之別也。前賢已論之矣。夫肝實之治。內經有曰風淫於內。治以辛涼。是其義也。此皆補瀉之大經大法也。其他則汗吐下皆瀉也。溫清和皆補也。有正補正瀉法。如四君補氣。四物補血。是也有隔補。隔瀉法。如虛則補母。實則瀉子。是也有兼補兼瀉法。

如調胃承氣人參白虎是也。有以瀉爲補以補爲瀉法。如攻其食而脾自健。助其土而水自消是也。有迭用攻補法。是補瀉兩方。早晚分服。或分日輪服也。此卽復方。謂旣用補方。復用瀉方也。有並用補瀉法。與兼補兼瀉不同。是一方之中。補瀉之力。輕重相等。此法最難。須知避邪乃無隱患。錢仲陽曰。肺有邪而虛不可攻者。補其脾而攻其肺也。尤有要者。病在氣分而虛不任攻者。補其血而攻其氣病。在血分而虛不任攻者。補其氣而攻其血。如是則補藥之力。不與邪相值。不致連邪補著矣。又葉天士謂久病必治絡。其說謂病久。氣血推行不利。血絡之中。必有瘀凝。故致病氣纏延不去。必疏其絡而

病氣可盡也。徐靈胎陳脩園從而譏之。然劉河間力發
左府之功用。朱丹溪治久病必參用鬱法。滑伯仁謂每
用補劑。參入活血通經之品。其效更捷。史載之。方之
多用三稜莪朮。王清任之方之多用桃仁紅花。不皆治
絡之謂耶。且內經之所謂升降出入。所謂守經隧。所謂
疏氣令調。所謂去菀陳莖。非此義耶。內經又曰。寒之而
熱者。求之水。熱之而寒者。求之火。所謂求其屬也。又曰。
治病必求其本。受病爲本。見證爲標。先病爲本。後病爲
標。有客氣有同氣。閒者並行。甚者獨行。此皆補瀉參用
之大義也。補瀉因虛實而定者也。補瀉之義。既宏。虛實
之變亦眾。請更舉先哲之論。虛實者。華佗中藏經曰。病

有藏虛藏實。府虛府實。上虛上實。下虛下實。狀各不同。宜深消息。腸鳴氣走。足冷手寒。食不入胃。吐逆無時。皮毛憔悴。肌肉皴皴。耳目昏塞。語聲破散。行步喘促。精神不收。此五藏之虛也。診其脈。舉指而活。按之而微。看。在何部。以斷其藏也。又按之。沈小弱微。短澹軟濡。俱爲藏虛也。虛則補益。治之常情耳。飲食過多。大小便難。胸膈滿悶。肢節疼痛。身體沉重。頭目昏眩。唇口腫脹。咽喉閉塞。腸中氣急。皮肉不仁。暴生喘乏。偶作寒熱。瘡疽併起。悲喜時來。或自痿弱。或自高強。氣不舒暢。血不流通。此藏之實也。診其脈。舉按俱盛者。實也。又長浮數疾。洪緊弦大。俱曰實也。看。在何經。而斷其藏也。頭疼目赤。皮熱。

骨寒手足舒緩。血氣壅塞。丹瘤更生。咽喉腫痛。輕按之痛。重按之快。食飲如故。曰府實也。診其脈浮而實大者。是也。皮膚搔癢。肌肉腫脹。食飲不化。大便滑而不止。診其脈。輕手按之得滑。重手按之得平。此乃府虛也。看。在何經。而正其時也。胸膈痞滿。頭目碎痛。飲食不下。腦項昏重。咽喉不利。涕唾稠粘。診其脈。左右寸口沈結實大者。上實也。頰赤心忪。舉動顛慄。語聲嘶啞。唇焦口乾。喘乏無力。面少顏色。頤頰腫滿。診其左右寸脈弱而微者。上虛也。大小便難。飲食如故。腰腳沈重。臍腹疼痛。診其左右手脈。尺中脈伏而澀者。下實也。大小便難。飲食進退。腰腳沈重。如坐水中。行步艱難。氣上奔衝。夢寐危險。

診其左右尺中脈滑而濇者下虛也。病人脈微澁短小。

俱屬下虛也。張景岳曰：通評虛實論曰：邪氣盛則實，精

氣奪則虛。此虛實之大法也。設有人焉，正已奪而邪方

盛者，將顧其虛而補之乎？抑先其邪而攻之乎？見有不

的，則死生係之。此其所以宜慎也。夫正者本也，邪者標

也。若正氣既虛，則邪氣雖盛，亦不可攻。蓋恐邪未去而

正先脫。呼吸變生，則措手無及。故治虛邪者，當先顧正

氣。正氣存則不致於害，且補中自有攻意。蓋補陰即所

以攻熱，補陽即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氣復而邪不退者。

亦未有正氣竭而命不傾者。如必不得已，亦當酌量緩

急。暫從權宜，從少從多，寓戰於守，斯可矣。此治虛之道。

也。若正氣無損者，邪氣雖微，自不宜補。蓋補之則正無與而邪反盛，適足以藉寇兵而資盜糧。故治實證者，當直攻其邪，邪去則身安。但法貴精專，便臻速效。此治實之道也。要之能勝攻者，方是實證。實者可攻，何慮之有？不能勝攻者，便是虛證。氣去不返，可不寒心！此邪正之本末，不可不知也。日本元堅字廉夫者，嘗論列虛實夾雜之證，治甚爲明備。其文曰：爲醫之要，不過辨病之虛實也。已虛實之不明，妄下湯藥，則冰炭相反，坐悞性命。是以臨處之際，不容毫有率略矣。蓋嘗攷之，厥冷下利，人皆知大虛宜補，潮熱譫語，人皆知大實宜瀉。此則其病雖重，而診療之法，莫甚難者矣。如夫至虛有盛候，大

實有羸狀者。誠醫之所難也。雖然。此猶難乎辨證。而不難乎處治。何者。假證發露。抑遏真情。自非至心體察。則不能辨其疑似。而認其真。然既認其真也。純補純瀉。一意直到。而病可愈矣。豈有他策耶。唯醫之所最難者。在眞實眞虛。混殺糅雜者而已。何者。其病視爲虛乎。挾有實證。視爲實乎。兼有虛候。必也精慮熟思。能析毫釐。而其情其機。始可辨認。及其施治。欲以補之。則恐妨其實。欲以瀉之。則恐妨其虛。補瀉掣肘。不易下手。必也審之又審。奇正攻守。著著中法。而後病可起矣。此豈非辨認難而處治亦難者乎。岐伯有五有餘二不足之說。而仲景之經。所云難治者。概此之謂也。蓋虛實之相錯。其證

不能一定其治不能各無其別也。區而論之。有虛實相兼者焉。病本邪實。當汗如下。而醫失其法。或用藥過劑。以傷真氣。病實未除。又見虛候者。此實中兼虛也。治之之法。宜瀉中兼補。倘虛甚者。或不得已。姑從于補。虛復而後。宜議瀉矣。其人素虛。陰衰陽盛。一旦感邪。兩陽相搏。遂變為實者。此虛中兼實也。治之之法。不清涼無由解熱。不轉刷無由逐結。然從前之虛。不得不顧。故或從緩下。或一下止服。前哲於此證。以爲須先治其虛。後治其實。此殆未是也。大抵邪不解。則不受補。有邪而補。徒增壅住。且積日之虛。豈暫補所能挽回乎。攷之經文。如附子瀉心調胃承氣。卽瀉中兼補之治也。陽明病至。循

衣摸床。微喘直視。則既屬虛憊。而猶用承氣者。以實去而陰可回。縱下後頓見虛候。其實既去。則調養易施也。擴充觸長。無適而不可矣。此虛實之相兼。大較如此。如夫虛實之相因而生。是亦不可不辨也。有人于此焉。脾氣虧損。或久吐。或久利。中氣不行。馴至腹滿溺閉。此自虛而生實也。至其滿極。則姑治其標。主以疏導。然不以扶陽爲念。則土崩可待也。又有人焉。腎陰不足。下虧上盈。或潮熱心煩。或血溢痰湧。亦是虛生實者也。至其火亢。則姑治其標。專主清涼。然不以潤養爲念。則真元竭絕矣。有人于此焉。腸澼赤瘕。腹痛後重。如其失下。則病積依然。而津汁日泄。羸劣日加。此自實而生虛也。治法

或姑從扶陽。然不以磨積爲先。則邪勝其正。立至危殆。又有人焉。肝氣壅實。妄言妄怒。既而脾氣受制。飲食減損。日就委頓。亦是實生虛者也。治法或姑從補中。然不兼以清膈。則必格拒不納矣。在仲景法。則汗後脹滿。是自虛而實。故用且疏且補之劑。五勞虛極。因內有乾血。是自實而虛。宿食脈澹。亦自實而虛。故一用大黃蠱蟲丸。一用大承氣湯。蓋乾血下而虛自復。宿食去而胃必和也。此虛實相因而生之大略也。要之相兼者。與相因者。病之新久。胃之強弱。尤宜參伍加思。亦是診處之關鍵也。更論虛實之兼挾。則表裏上下之分。又不可不知也。實在表而裏虛者。補其中而病自愈。以病之在外。

胃氣充盛則宜託出。且裏弱可以受補。如發背痘瘡之類是也。實在裏而兼虛者。除其實而病自愈。以病之屬熱。倘攔補之。必助其壅。如彼虛人得胃實。與瘀血宿食之類是也。病上實。素下寒者。必揣其臍腹。而後吐下可用。病下虛。素上熱者。必察其心胸。而後滋補可施。此表裏上下之例也。雖然。今此所論。大概就病之屬熱者而立言。已如病寒之證。亦不可不辨焉。經云。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蓋胃強則熱。胃弱則寒。此必然之理也。故寒病多屬虛者。然有如厥陰病之上熱下寒。此其上熱雖未必爲實。而未得。不言之。猶有陽存。故涼溫併用。方爲合轍矣。寒病又有陽雖虛。而病則實者。固是胃氣本

弱然關門猶有權而痼寒宿冷併在一處或與邪相併或觸時氣而動以爲內實也倘其初起滿閉未甚者須溫利之滿閉殊劇者攻下反在所禁唯當溫散之蓋以寒固胃之所畏其實之極必傷胃氣遂變純虛耳觀仲景太陰病及腹滿寒疝之治而其理可見也然則病寒之實必要溫補固不可與病熱之虛猶宜清滌者一例而論矣玉函經曰寒則散之熱則去之可謂一言蔽之已是寒熱之分誠虛實證治之最喫緊也病之虛實藥之補瀉各有條例其略如此而微甚多少之際猶有不可不計較者實如張景岳氏之言焉夫虛實之不明補瀉之不當而栩栩然欲療極重極險之病者豈足與語

醫哉要之病之實實有百也病之虛虛有百也實之瀉

瀉有百也虛之補補有百也而大旨總視胃氣之盛衰

有無以為吉凶之主內經曰五實死五虛死脈盛也心皮

熱也肺腹脹脾前後不通也腎悶督也肝此謂五實脈細也心皮

寒也肺氣少也脾泄利前後也腎飲食不入也肝此謂五虛其時

有生者何也曰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

利則實者活全注云此皆胃氣之得調和也趨哉言乎

繆仲醇曰穀氣者譬國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則萬眾

立散胃氣一敗則百藥難施若陰虛若陽虛或中風或

中暑乃至瀉利滯下胎前產後丁腫癰疽痘瘡痧疹驚

疴靡不以保護胃氣補養脾氣為先務本所當急也故

益陰宜遠苦寒。益陽宜防增氣。祛風勿過燥散。消暑毋輕下通瀉。利勿加消導。滯下之忌。芒硝。巴豆。牽牛。胎前泄瀉之忌。當歸。產後寒熱之忌。黃連。梔子。丁腫癰疽之未潰忌。當歸。痘疹之不可妄下。其他內外諸病。應投藥物之中。凡與胃氣相違者。概勿施用。夫治實者。急去其邪。治虛者。治專於補。其顧胃氣人所易知也。獨此邪盛正虛。攻補兩難之際。祇有力保胃氣。加以攻邪。戰守具備。敵乃可克。昔人謂孕婦患病。統以四物加對治之藥。此固不足爲訓。然其意可師。推而行之。保胃氣以攻邪。其理正如是也。

